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

7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7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7) /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7. 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 - 81029 - 449 - 0

I. 外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

IV. 1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4.625 字数: 10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5001—20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25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- 废物小传 艾兴多夫 (1)
- 马里奥与魔术师 托马斯·曼 (89)

废物小传

艾兴多夫

第一章

父亲磨坊的水车轮又欢快地嘎吱嘎吱响起来，泡沫飞溅，屋顶的雪水不停地往下滴，小麻雀叽叽喳喳，欢蹦乱跳；我坐在门槛上揉揉眼睛，醒醒神；在温暖的阳光下，感到十分舒服。父亲天蒙蒙亮就在磨坊忙活儿，这时他头上歪戴睡帽，走出磨坊，对我说：“你这个废物；又在晒太阳，伸懒腰了，什么活儿都我一人干。我可不能再把你养在家里。春天就要到了，你也该去世界上自己挣口饭吃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既然我是个废物，那好，我就到世界上自己去寻找幸福吧。”其实这正合我心意，因为不久前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出门去旅行。秋季、冬季，我听见黄道眉在我家窗前忧郁地唱着：农夫，租下我，农夫，租下我！现在它又骄傲而欢乐地在枝头呼唤：农夫，莫忘耕耘！

我于是进屋，取下挂在墙上的提琴，提琴我已拉得相当不错，父亲又给我点钱作旅费，我便闲逛出村。当我看见我所有的旧相识、老伙伴在左右两边，像昨天、前天和每天一样去干活，挖沟，犁地，而我却自由自在，漫步走向远方，心中暗自颇感愉快。我得意扬扬地向四面八方，向这些可怜

的人们大声告别，但没有人理睬我。我心情极好。终于踏上广阔的原野，便取出心爱的小提琴，一边沿公路向前迈进，一边自拉自唱：

上帝要赐予谁恩惠，
就会把他送进广阔世界，
青山，绿野，森林，小溪，
处处向他显示奇迹。

懒人不可能容光焕发，
即使面对灿烂的朝霞，
他们只知道养儿育女，
为衣食温饱奔波忧虑。

溪涧奔流下山岗，
云雀鸣啭在天上，
我怎能不引吭高歌，
和他们同声欢唱？
我把一切托付给上帝，
云雀、森林、田野、小溪，
都会同天地一样久长，
我的事他也会安排妥当！

我身后一辆豪华的旅行马车离我很近，兴许已在我身后驶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心中充满歌声，这时才看见。车行缓慢，两位高贵的女士从车上探出头来，听我歌唱。其中一位比另一位年轻，更是标致。不过说老实话，这两人我都喜爱。我不再唱了，年长的那位叫我停步，极亲切地对我说：

“哎，快乐的小伙子，你唱得满不错啊。”

我连忙回答：“回禀夫人，我还会很多好听得多的歌曲哩。”

她又问我：“大清早你要上哪儿去啊？”

我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，心里羞愧，便随口胡诌一句：“去维也纳”；她们俩就用我听不懂的外国话交谈起来。年轻的那个几次摇头，另一位却笑个不停，终于向我喊道：“你从后面跳上车吧，我们也去维也纳。”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！我鞠了一躬，一跃上车，坐在车后。马车夫鞭子甩得噼里啪啦响，我们在亮闪闪的大路上飞驰，耳边风声飒飒。

村庄、花园和教堂钟塔在我身后沉没，新的村庄、宫殿、山峦在我眼前升起；脚下，种籽、树丛和草地，色彩缤纷，疾驰而过；头上，无数云雀鸣啭在清澈蔚蓝的晴空。我没好意思大声呼喊，但我的心灵深处在欢呼，我在马车的踏板上手舞足蹈，腋下夹着的小提琴险些弄丢了。太阳愈来愈高，地平线一带浮起清白厚重的晌午的云。在空中，在广阔的地面，在麦浪微漾的田野之上，一切都变得虚空，沉闷而寂静，这时我忽然又想起我的村庄，我的父亲和我家的磨坊，想起那绿荫下，池塘边，多么清凉宜人，而现在这一切都已在我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很是奇特，巴不得又转回去；我把小提琴塞在外衣和背心之间，满腹心事，在车上坐下，居然睡着了。

我又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马车静静地停在高高的菩提树下。菩提树后，一条宽阔的石阶从两行圆柱中间通向一座豪华的宫殿。透过林木的枝叶我从侧面瞥见维也纳的塔楼。女士们似乎早已下车，马匹早已松套。我忽然发现自己孤零零

的呆着，十分惶恐，赶忙下车，奔进宫殿，这时我听见上面窗户里传出笑声。

走进宫殿，我感觉很怪。首先，当我在凉澈凉爽的前厅环顾四周的时候，有人用手杖敲我的肩膀。我迅速转过身去，一个魁梧的先生，身穿大礼服，宽阔的绣金丝绸肩带垂挂到臀部，手里提着一支上端镀银的手杖，脸上配着一只格外长的勾鼻子，神气十足，像一只雄火鸡，问我在这里干什么。我十分诧异，又惊奇又害怕，竟至说不出话。这当儿，许多仆役上来下去，他们全都一声不吭，只是从头到脚不住地打量我。后来有个使女（我后为听说她是使女）径直向我走来，说我是个可爱的年轻人，夫人让问一问，我是否愿意留下来给园丁当个助手？

我把手伸进背心一摸，天啊，我那点儿钱不见了，一定是我在马车上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时候给弄丢的。我一无所有，只会拉提琴。那位拿手杖的先生从我身旁走过时对我说，就连这个也不值一个大钱。我心里害怕，便对使女应了声：“愿意”，依旧不停地斜睨像钟楼上的钟摆不停地在大厅走来走去的那个人，他的形象让人看着很不舒服，这时他又大大咧咧地从阴暗角落钻出来，令人害怕。园丁终于来了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大约是在抱怨使女和乡巴佬吧。他领我去花园，一路上对我讲了一大篇劝戒的话：我得头脑清醒，手脚勤快，不要在世界到处流浪，别搞挣不了钱的艺术和没用玩艺儿，照这样下去，日子长了，我兴许能挣个什么身分。还有更多的美妙的，好心的，有益的教训，我听过了，也差不多统统忘光了。我自己根本不明白到底怎么上这儿来的，我只是遇事便对所有人说：“是”。我好比一只鸟儿淋湿了翅

勝。謝天謝地，我总算有口飯吃了。……

在花園里，日子過得很好，天天熱飯熱菜吃個夠，我掙的錢除了喝酒，還有富餘，只是要干的活相當不少。亭榭，綠蔭，優美蔥綠的小路，一切我都頗感愜意，倘若我能在園中悠然漫步，像天天前來花園的先生們、女士們一樣高談闊論，那該多好。園丁一走開，只剩我一人，我便掏出短烟斗，坐下來想，如果我是騎士，要同帶我來這個宮殿的那位年輕美貌的小姐在花園里散步、談心，我該說些什麼彬彬有禮的漂亮詞令。遇到悶熱的下午，四處寂寂無聲，只聽見蜜蜂在嗡嗡叫，我就躺下，仰望頭上的白雲朝我的村莊飄飛而去，看花草隨風搖曳，心里想着那位美人兒，這時常常出現這種情景：美人兒帶着吉他和一本書當真遠遠地穿過花園走來，那麼嫺靜、典雅、親切，宛然一位天使，以致我無法斷定自己究竟是在做夢，還是醒着。

有一次我走過園中小屋去干活，一邊唱道：

無論我走到哪里，
在原野、山谷和森林，
從高山眺望蒼天，
美麗高貴的人兒，
我向你祝福、致意。

我從昏暗涼爽的小屋，透過半開半閉的百葉窗和窗旁的花卉，看見一雙眼睛，美麗、年輕，活潑爽朗，閃耀光芒。我大吃一驚，這支歌沒唱完，連看也不敢向左右看上一眼，就趕緊干活兒去了。

那天恰好是星期六，晚上，我拿着小提琴站在花園屋裏窗邊，翌日是星期天，我心里很高興。忽然使女從暮色中悄

悄走来。“这是美丽温柔的小姐送给你的，你要为她的健康干杯。祝你晚安！”说着，她把一瓶葡萄酒放在窗台上，随即像一条鳗鱼又消失在鲜花和荆棘丛中。

面对这瓶奇妙的葡萄酒，我又站了很长时间，不明白究竟这是怎么回事。如果说从前我曾经快乐地拨动琴弦，那么现在我才是真正在演奏、在歌唱，我唱完那首歌唱美人儿的歌，又把我会唱的歌统统唱一遍，唱到户外的夜莺全都醒来，唱到月亮和星星在花园上空久久照临。啊，这真是一个美夜良宵！

摇篮中的婴儿，谁也无法预言他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；瞎猫有时也会碰着死耗子；谁最后笑，笑得最畅快；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；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第二天我又抽着短烟斗坐在花园里这么沉思冥想，这时候我把自己从上到下细细端详一番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！

从此我一改平素的习惯，天天在园丁和其他工人还在酣睡的时候很早就起床。清晨的花园美妙无比。鲜花，喷泉，一丛丛玫瑰，整座花园，被旭日照耀得光彩夺目，宛如纯金和宝石。而在高高的山毛榉林荫道上，还是那么寂静，清凉和肃穆，就像在教堂里一般，只有小鸟在扑打翅膀，在沙地上啄食。紧靠宫殿墙根，正好在美人儿的卧室窗下，有一丛盛开的花丛。晨光曦微的黎明时分，我总到那里去，躲在树枝后面往窗户里观望，因为我没有勇气公然露面。从此，我总能见到美人儿身子还热乎，睡意未全消，穿着雪白的衣裳走到敞开的窗前。她一会儿编她那一头深褐色的发丝，秀美活泼的眼睛俯视树丛与花园，一会儿弯腰捆扎窗户台上的鲜

花，或用洁白的手臂抱着吉他，自弹自唱，美妙的歌声在花园上空回荡，直到今天，想起她唱过的歌，我就悲伤得心如刀绞——啊，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！

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。有一次，她恰好又站在窗前，四处静悄悄，不料一只该死的苍蝇飞进我的鼻孔，害得我一连打好几十个响喷嚏。姑娘探出头到窗外察看究竟，发现我这个可怜虫躲在树丛后面窥视。此后好几天我没好意思再去那里。

我终于鼓起勇气又去一次，但这回窗户紧闭，我在矮树丛后面坐等四、五个早晨，她就是不到窗边来。我度日如年，便打定主意，天天早晨沿宫殿墙根在所有窗外下边转悠。可是美人儿始终不露一面。后来总见另一位女子隔着稍远一段距离站在窗边。我从未这么真切地看见过她。她看去委实红润、丰满，恰到好处，又极美艳、高傲，宛如一株郁金香。每次见她，我都向她深深鞠躬致意，我不能说旁的话，她都颌首致谢，还彬彬有礼地眨眨眼睛。只有一次，我以为见到了那位美人儿站在她的窗畔，躲在窗帘后面偷偷向外窥视。……

许多天过去了，我一直没见到她。她不再到花园来，不再走近窗前。园丁骂我懒惰，我心中懊恼，每当我瞭望上帝的广阔世界，总觉得自己的鼻子尖在碍事。

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躺在花园里，望着我的烟斗吐出的蓝色烟雾，心里懊恼自己没学别的手艺，不然的话，至少明天也能过个痛快的星期一。别的小伙子都已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到附近的郊区舞厅跳舞去了。暖风中，一切都披上节日盛装，在明亮的房舍和行吟歌者手摇风琴之间来回游荡。可

我却呆在花园，像一只鹭鸶在寂寞的池塘的芦苇里，在系在岸边的小船上晃荡，此时花园上空传来城里晚祷的钟声，水上的天鹅悠然在我身旁飞来飞去。我心里难过极了。……

这时忽听远处传来笑语喧哗，声音越来越近，接着，绿树丛中闪过红白头巾、帽子和帽羽，突然间，一小群服饰鲜明的青年先生和仕女从宫殿穿过草地径直朝我走来，我那两位女子也在他们中间。我站起身，正要走开，那位年长些的美人看见了我。“啊，太巧了，”她冲我笑着喊道，“你把我们划到池塘对岸去吧！”女士们一个接着一个小心翼翼，担惊受怕地上了小船，先生们拉她们一把，稍稍有点炫耀自己在水上的勇敢精神。待到妇女们全都在两侧椅子上坐定，我便撑船离岸。一个年轻的先生站在船头，开始摇晃起来，别人几乎难以察觉是他在摇晃。这么一来，女士们惊恐地东张西望，有几个还尖叫起来。那个美人儿手里拿着一朵百合花坐在船舷旁，静静地含笑俯望百合拂着明净的水波，于是在映入水中的云影和树影之间，又能见到她整个的身影，像天使轻盈地飞过蓝蓝的深深的天际。

我正望着她出神，两位女士中那一位快乐的胖胖的女士忽然心血来潮，要我一边行船，一边唱支歌。坐在她身旁的一个鼻梁上架一副眼镜，样子很清秀的青年先生立刻向她掉过头来。温情地吻她的手说：“这主意太妙了，我感谢您！在广阔的原野和森林，一支民歌从老百姓口里唱出来，这本身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阿尔卑斯玫瑰，是民族的灵魂的灵魂，魔笛^①只是植物标本罢了。”但我说，对这些先生们、女士们来说，美妙无比的歌曲，我一首也唱不来。一直到现在，我根本没察觉那个俏皮的使女就站在我身边，手里提着

满满一篮子杯子、瓶子。这时她开腔了：“你不是会唱一首歌唱美人儿的很好听的歌吗？”“是啊，是啊，你尽管放胆唱吧”，胖女士马上又大声喊起来。我的脸涨得通红。美人儿忽然从水面举起目光向我凝望，使我心荡神驰。我略一思索，鼓起勇气，纵情歌唱：

无论我走到哪里，
在原野、山谷和森林，
从山上到溪边草地，
美丽高尚的人啊，
我向你祝福、致意。

在我可爱的花园，
有许多美丽的花朵，
我编织一个个花环，
把千百重思念和问候
编织进花环里头。

我不能送她花环，
她过于美丽高贵，
花儿终究要枯萎，
纯洁真挚的爱情，
永远留在我心里。

表面上我无忧无虑。
成天价忙来忙去，
即使心儿要破碎，

依然歌唱和挖土，

不久就要挖自己的坟墓。

我们靠岸，先生们女士们一一离船上岸，我发现在我唱歌的时候，许多青年先生在女士们跟前用狡黠的表情和耳语嘲笑我。那位戴眼镜的先生要离开的时候握住我的手和我说话，我甚至不明白他说些什么。年长的那位女士很亲切地望着我。美人儿在我歌唱的时候垂上眼睛，现在她也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我还没唱完歌，已经泪水盈眶，又羞愧又痛苦，这支歌快把我的心撕碎了，现在这一切猛然闯进我的脑海：她是那么美丽，我是这么贫穷，遭人嘲弄，被人遗弃。当他们统统消失在树丛后面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便扑到草上悲伤哭泣。

第二章

主人的花园紧靠大路，中间只隔一道花园高墙。那里有一所税务官住的红瓦屋顶小房子，很干净，屋后有一片用杂色篱笆围起来的小花园。宫殿花园的围墙有一处缺口，正好和这小花园树荫最浓密、最隐蔽的一隅相连。住在这屋子里的税务官才死不多久。一天清早，我还睡得正香，宫殿里的文书来喊我，要我火速去见王室领地的总管。我急忙穿好衣服，跟随快乐的文书走去。一路上文书这儿摘朵花，那儿摘朵花，别在衣服上，一会儿装模作样地在空中挥舞他那根散步用的手杖，喋喋不休地向我唠叨种种消息，可我一句也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睡意未消，眼睛和耳朵都不怎么灵敏。当我走进办公室，天还没大亮，总管面前有一只

很大的墨水瓶，一大堆文件、书籍和一根漂亮的假发辮，像是猫头鹰出了窝。他抬头看见我，开口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地方人？会写会读会算吗？”我作了肯定的答复，他接着说：“喏，夫人考虑到你的优异表现和特殊功绩，让你补上税务官的空缺。”我在心里很快把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举止行为想了一遍，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最后发现总管言之有理。没等我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已经真的当上税务官了。

我马上迁进新居，迅速布置就绪。我还发现已故税务官留给他的继任人的几件物品，其中有一件漂亮的带黄点的红睡衣、绿拖鞋、一顶睡帽和几支长管烟斗。我早就想搞到这些东西。在家里，我总看见牧师转悠来转悠去，挺惬意的。所以我就整天（反正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）穿着睡衣，戴着睡帽，坐在屋前小板凳上用已故税务官留下的长烟斗抽烟叶，看大路上乘车的、骑马的、徒步的人们来来往往。我总盼望有几个村里的人由此经过，看见我这副模样，从前他们总说我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。这身睡衣我穿着很好看，所有这一切都十分合我的意。就这样，我坐在那里反复想了许多事情，想到万事开头如何难，小康生活确实还是挺舒服的。我暗下决心，从今以后不再旅行了，我也像别人那样存钱，日子长了，准能在世上干出点儿名堂。在此期间，我并未因为这些决心、担忧和忙碌的事情而忘掉那美人儿。

在我的小花园里，我一见土豆和别的蔬菜，就统统扔出去，整个花园我都种上名贵的花卉。自从我住到这里，长着大弯勾鼻子的宫殿看门人常来找我，成了我的亲密朋友。他冷眼旁观，对我这番举动颇不以为然，以为我被突如其来的

幸福弄得神经错乱了。我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。我听见主人花园里离我不远的地方，有柔细的声音在说话，虽然浓密的树丛使我无法看见任何一个人，但我以为听见、认出了我那美人儿的声音。于是我天天采摘我自己种的一束最美丽的鲜花，每天晚上天一黑便穿墙而过，把花束放在绿荫下的一张石桌上；每当我晚上送去一束新的花，石桌上前一天的一束已被取走。

一天晚上，主人骑马打猎去了，太阳刚刚下山，夕晖洒遍整个原野，多瑙河似流金、似火焰，瑰丽雄奇，蜿蜒流向远方，从群山直至平原腹地，响彻葡萄种植者的歌声和喝采声。我和看门人坐在我房前小凳上，在温和的空气中，为快乐的一天在我们面前变暗、消逝而感到高兴。这时忽然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猎人归来的狩猎号角声，在对峙的群山中不时激起亲切的应和。我心里很快活，跳起来向空中欣喜若狂地高声呼喊：“不，高尚的狩猎，我要干的就是这一行！”可是看门人平静地敲掉烟灰，说：“你只是这么想象罢了。这活儿我可干过，一双鞋跑几趟就完了，挣的这点钱还不够买鞋穿；脚丫子老是湿的，一得了伤风咳嗽就不爱好。”

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忽然莫名其妙恼怒得浑身发抖。一下子，这个汉子连同他那难看的大衣，他那双脚丫子，他的鼻烟、大鼻子，统统令人讨厌。我怒不可遏，一把抓着他的前胸说：“看门的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家去，不然我就狠狠揍你一顿！”听了这话，看门人突然记起，原来他就认为我神经不正常。他担忧地看看我，心里暗自害怕，二话不说就从我身边走开。一边迈开大步，一边不住地偷偷看我一眼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宫殿，报告说我确实确实是疯了。